



王琪

最后的老虎灶

2013年7月,有一则新闻报道曾勾起了无数人昔日的回忆,这则报道说的是上海最后一个老虎灶,因为城市建设的需要而被拆除了。这个老虎灶,曾是上海仅剩的一个老虎灶,也可能是全国最后的一个老虎灶。

老虎灶,俗称茶水炉,在我国东部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城镇,只要有居民的地方,就能看到老虎灶。

老虎灶最流行的时候,应该是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会儿还是计划经济,没有天然气。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燃料是煤球,但那是按人口计划供应的,平常烧饭做菜都还不够用,那点儿煤球用来烧水实在太奢侈,所以一般的居民用热水都会去家门口不远的老虎灶打热水。

常常中午一放学回家,刚下班在厨房做饭的母亲就会叫我赶紧去老虎灶打两瓶开水去,于是我立马提上家里的两瓶空茶瓶出门直奔老虎灶,幸运的话,几分钟后就能满载而归。

离我家最近的老虎灶,就在街后拐角处,转弯便到。那是一个不太大的茶水炉,主人家在自家院门前临街砌了一间小屋,十来个平方吧,屋尾竖起个烟囱,就开了个老虎灶。老虎灶灶台

很像乡下农村的灶台,不过要大很多,上面围着炉中心嵌了五六个大小不一的铁罐,最大的铁罐最靠近炉子的中心,因为这样的话铁罐里的水最多也最先烧开,一点也不浪费,设计的那真叫一个聪明。在铁罐里放满了水后,用柴火或是用拾来的拆迁房屋弃之的废旧木料烧,偶尔也会烧炭。

老虎灶卖的热水很便宜,记得刚开始时一瓶开水只要两分钱,后来涨到五分,最贵的时候也不过一毛,所以大家都愿意去那打热水。当然,每次去老虎灶都不一定非得带钱,拿个水筹就行,一元钱能买一堆水筹,要用了,拿两根就行。如果没带钱又忘记拿水筹了,也没关系,都是街坊邻居,即使是小孩子,报上是北头老李家的或是南边王大爷家的,就不会不让你打热水,下次来记着补上水筹就行。

去老虎灶打开水,最麻烦的就是灶上刚刚加了冷水,那可就得排队慢慢等候了,如是家里急等着要用热水,那也没办法。冬天的时候,老虎灶前排队是常有的事,因为天冷,炉里的火烧的再旺,几个铁罐里的水烧开也得要半个小时,等个二十分钟很正常。一般的来说,把自家的茶瓶往灶台上一放,这就代替人来排队了,没事的大爷大妈小媳妇们三五成群凑一块张家长李家短的一旁拉家常。有事的先回去忙一阵子,等会儿再来,反正自家的水瓶不会不认识。

开老虎灶其实是个很辛苦的活,一年到头没个休息日,夏天灶间的温度自然热的没法说。而到了冬天,即使天再冷,也得天不亮就得起床开始烧水,因为还没等第一罐水烧开,就会有人等在灶台上打热水了。我家附近的老虎灶主人是位五十多岁的大妈,姓张,我一直认为她很不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她总是锁着眉头,一脸不开心的样子。想想也是,一个女人,既要忙乎一大家人吃喝拉撒的家务事,还必须守着这么个挣点钱的老虎灶,的确很累,很苦。

有一年寒假的一天,天很冷,晚饭前我去老虎灶打开水,不凑巧要排队,灶台上已经排了一长溜的水瓶。呼啸的寒风中,等着打开水的人们缩着脖子,只管眼巴巴地盯着那几个冒着热气却怎么也没烧开的铁罐子,连拉家常的兴致都没有了。

好不容易最大的那个铁罐里的水沸腾了,大妈揭开铁罐盖子,刚要给排在第一位的水瓶打开水,外面就冲进一个年轻的男人,提着俩水瓶,红着脸打着招呼,说急要用开水。

原来,这男人的妻子就要生产了,医院妇产科的床位紧张,于是就请了接生婆来家里,那会儿请接生婆接生的已经不多了,但还有。问题只是这家男人准备工作太不足,妻子就要生产了,接生婆都请来了,而家里连瓶消毒用的开水也没烧好。

奇怪的是,我第一次看到开老虎灶的张大妈眉头突然舒展开了,不消说马上给那个不称职的男人的水瓶打满开水让他离开,又叫出了自己的儿子拿出一个铁桶,把刚烧开的一大铁罐水都倒进铁桶里,对儿子道:“赶紧把这桶开水送到西头三号院王爷家隔壁一间屋去,那家女人要生孩子,两瓶开水够用?快去。”

大妈的举动并没有征求那些在寒风中已经等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们的意见,不过也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异议,接下来除了对那位即将要成为父亲的男人的议论外,只有继续等待,当然,那也是我小时候无数次去老虎灶打开水等待时间最长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

后来,我外出求学,又在外地工作,就再也没去过那家老虎灶。有一次回老家,突然发现我曾去过的多次打开水的老虎灶没了,问母亲,说早关了。母亲说,张大妈年龄大了做不动了,她的孩子谁也不愿意守着那个老虎灶,另外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去老虎灶打开水的人也越来越少。

我想,大概几万或者几十万的老虎灶正是因为和张家的老虎灶同样原因而关掉的,直到最后的一个老虎灶消失,但它留给几代人的记忆,依然还是那么的清晰,毕竟它曾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整个过程,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也可以说,曾经不可缺少的老虎灶,已是过去了的历史,它最终必然的消失,才是社会进步,生活美好的表现。



⑧

端午中的鲁家

鲁剑

公鸡的嘹亮歌喉,刚把鲁家的晨曦唤醒,三奶奶就利索地起床梳洗,不辞辛苦为家人做了日常早饭,累也高兴,看着媳妇为小孙孙换了崭新的衣帽,收拾得漂亮可爱,心花怒放,情不自禁抱过来,亲了一口,笑眯眯发自内心:“端午喽,快点吃,吃完饭就走,咱走外婆家,‘多屋’去喽。临了,还不忘嘱咐多带腌鸭蛋,插好桃枝和艾叶。桃枝避邪,驱鬼逐恶,艾叶清香,伴孩子香甜一路。

多年来我总不理解啥是“多屋”,问询庄里的人们,有人说到外婆、干老子等另外家中,多住一屋一地,暗示长大后有本事,多置田屋。有人说小孩有灾星,外婆强大,可以让年长经事的外婆把灾祸化去。有人说从自家到外婆家,换个环境,增强适应能力。有人说去的路上踩脚把灾祸踩掉,从而躲灾避难,健康成长。公婆说话,各有各的说法。

直到若干年后,我才从志书中了解,“多屋”是不对的,应为“躲午”,亦称“躲端午”。端是始,正,万事之初。午,古代以天干地支的组合纪年,又以地支记月。五月初应,彼时“五”“午”通用,所以五月初五又称“端午”。古人认知缺乏,以为五月初五,酷暑将临,多雨潮湿,蛇蝎活跃,蚊虫滋生,邪毒侵入,瘟疫蔓延,缺乏相应的医疗卫生,常发生传染病,就心理恐惧,认定五月是毒月、恶月,诸事多需避忌,所以父母都于当日前后,将未满周岁尚未度过端午的婴幼儿往外婆家躲避,多娘有接女归家躲端午相沿之俗,以逃脱灾祸,谓之“躲午”。陆游《丰岁》诗,有“羊腔酒担争迎,遣鼓龙船共赛神”之句。

这无疑是科学不发达的观念,如今已经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普及很多地方湮灭殆尽了。我在探究一个现象,虽然鲁家居地偏僻,信息闭塞,文化落后,“躲午”被以讹传讹为“多屋”,可是怎么竟然能够顽强存活这些少有的风俗?

只能回答,这是对大地的感恩,万物的崇拜,对祖宗从物质到精神的血脉相承。先人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开创这宜人环境,探索总结出生存生活的智慧。风俗长继,沿袭遵守,这是一种民俗的坚守,文化的传承,这是鲁家在传统中浸润染色,已俨然由内到外充盈着传统的顽固与本真。

看吧,端午的前些天,老人妇女们就不约而同行动,置好糯米、红枣、核桃仁、冰糖、花生仁等物,调和好,用粽叶或竹叶包起来,青青的粽叶包着洁白的糯米,包扎严实,一清二白,分外端正,象征着做人的清白与端正,或蒸或煮,先猛火再文火,掌握火候,这也象征着做事处世,不能一根筋,要宽严相济,灵活机智。

爱孩子的人们,还要把雄黄酒蘸上,在孩子的额头后点上,鬼邪难缠,雄黄酒对蛇虫厉害着呢,《白蛇传》的故事里,许仙就是受了老法海的蛊惑,骗白素贞喝下雄黄酒,结果显出原形了。

老幼相携,乐哈哈采集艾叶、兰花及菖蒲等香草药植,把艾叶插在门框上,驱走蚊蝇。用这些药草泡水洗身,以求祛疾除病。满河坡田野里活动筋骨,本身就是健身养生。让孩子分清艾与兰各种植物,教育在时刻。

爱孩子的人们,还要把雄黄酒蘸上,在孩子的额头后点上,鬼邪难缠,雄黄酒对蛇虫厉害着呢,《白蛇传》的故事里,许仙就是受了老法海的蛊惑,骗白素贞喝下雄黄酒,结果显出原形了。

吃了喝了用了,老人要对孩子讲讲端午的来历传说。屈原老先生爱国心切,被楚王贬职流放,远离朝廷,结果楚王被杀,楚国被灭,屈原义愤填膺,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以死明志,投江殉国。热爱屈原的人们打捞遗体,害怕江中鱼鳌伤害,就向江中投粽子喂食。有文化的人,还诵读一下“节分端午自谁

端午,中华文明的缩影



郭德鑫/视觉中国

编者按

“汎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在刘禹锡所写的《竞渡曲》里,赛龙舟例行开赛,人们欢声笑语,胜者欣欣,败者沮丧,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生趣。关于端午,当真应了那句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俗语。在这个中国传统节日里,南北方的端午文化却是千差万别。比如粽子,北方吃甜南方喜咸。比如节日活动,南方千帆竞渡赛龙舟,北方则古时“踏柳”而今吟诗聚会。再如习俗,南方插艾条北方佩戴七彩绳等。端午节的来历也是说法众多,有说纪念屈原,有说纪念曹娥,有说龙的节日,有说避“恶日”。虽然说法不一,形式各异,但是大家都会在端午这一天感受传统节日的气氛,追忆古人、向往美好。这千差万别的节日习俗从古至今为世人沿袭、发扬光大,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汇聚起来,组成了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时值端午佳节,我们选发两篇散文及诗歌,以飨读者。

流淌着的汨罗江

许兵

我不知道汨罗江到底有好长
只知道她含着泪,从古到今,一直默默地流淌

江水中的鱼,江水中的端午粽,江水中研磨而成墨汁
从那一天开始,汨罗江就有了生命,有了传承和故事

一条江怎会懂得《九歌》的呼号,楚辞的激昂
一条江怎会有忧伤
麦子和玉米快乐地生长
麻雀和山鹰愉快地飞翔
酿酒成杜康,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闪光
浆洗衣服的欢歌笑语
诵读《三字经》,开荒耕耘的陈年梦想

是的,这就是汨罗江的流淌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龙舟赛
粽子味道,艾草飘香
披一头长发,散步在汨罗江

我不知道汨罗江到底有好长
我只知道有汨罗江、黄河、淮河和长江
我只知道有屈原、冉闵、岳飞、文天祥、于谦
有岁月、烽烟、苦难、千百万的华夏儿女……
在上下求索的楚辞中传承熔炼,熔炼成
泥土的脊梁
钢铁的脊梁
民族的脊梁

流淌着的汨罗江……
一流就流到了今天,还缓缓地向着明天流淌

酒至微醺,花到半开

眉洁

有点想念喝酒的感觉——酒至微醺,花到半开,那状态和光景,多么美好。

不可否认,我对酒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这样说似乎显得有点不那么淑女,就好比李清照,因为她的词里透着点陈年酒香,就被那些好事者斥为好酒贪色,而男人好酒,人们却理解、赞赏甚至肉麻地鼓吹。仅从一个“酒”字上就可以看出世俗加诸于男女身上的差异化标签,老曹歌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李唱道:“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等,这些似乎都成了男人们喝酒的钢铁依据。

对于酒文化,我一向是很景仰的,我想如果没有酒,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简直就刷一下失去大半颜色。万古愁或万丈豪情并非都是男人的专利,在这里我并不想去争取女权,我从来认为男女分工各有不同,男人们喝酒的机会多,时不时开怀畅饮,无可厚非;可女人呢,偶尔斟小酌,只要与心情相得益彰,只要不失常态。

饮酒者历来笃信酒品看人品,“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就是说喝醉了之后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是的,不少人往往在酒后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与平时判若两人,这说明日常行为规范对人心灵的压抑,而酒却可以非常贴心地释放和舒缓这种压抑,所以千百年来,酒一直是人类的钟爱之物,其受欢迎程度估计将伴随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当然凡事皆有度,而把握好喝酒这个“度”正是显现一个人内力的标尺。

记得多年前有则广告:“山城啤酒,知心朋友。”当时我对这句广告词完全没有体会,只认为稍稍押了韵,现在才发现用“知心朋友”来形容酒真是再恰当不过。要申明一点,我爱的其实并不是酒本身,而是喝酒的那个过程以及微醺后的感觉。对于酒,我谈不上任何品位。但我和相知甚深的朋友在一起时,偶尔心血来潮会找个僻静处一起饮酒,放开心情一饮三百杯,当然太夸张,但若不是亲身体会,如何能知其美妙?这世上,即使再大再咧咧的人都会有一肚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烦恼,很多时候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很多时候是根本就无法言表。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欲将牢骚诉知已,却又发现是多余。唉,不如喝酒吧,酒后吐真言其实并非是一种醉态下的糊涂泄密,而是自我愿望的释放。“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是酒后生成的豪迈可爱状,酒可以令人进入一个完全自我的境界,从而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主宰。

我从不独饮,因为我觉得那会徒添黯然失意;我从不善饮,偶尔和相知甚深的朋友小酌。所谓,相逢共醉泯于愁,人生一大快意事。



代沟不是以时代来划分的,而是以思想来划分的。

赵春青 画

电动车漫谈



欧阳

北京要整治电动车了。消息说,就低速电动车,多个相关部门联合约谈了经销商,要求停止销售违规电动车,诸如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四轮车、老年代步车等,意欲在电动车生产、销售等方面进行规范。

客官说,此措施确实很有必要。单说“违规”的范畴,如果政府不出手,市民基本上无能为力,您既不知道电动车是否合格,也不知道驾驶者是不是让人放心,尤其是老年代步车——低速四轮电动车基本无使用门槛,也不需要驾驶者考取相关的“资格”。

另一方面,马路上电动车生猛的表现,也是很不让人放心的。近两年我经常以共享单车代步,没少与各种电动车“亲密”接触,坦白说,被惊吓是免不了

的。基本上来说,电动车无声无息地从身边飘过是常态,很多餐饮、快递业务车背后都有不规范的凸出,一旦驾驶者距离感偏差,很可能“后斗”就会亲密接触您的身体。本人就有背包被挂的体验,现在想起来也是心有余悸。就是不知道这种电动车的扩展事项是否属于整治范围。

当然,关于电动车,咱不能只想着自私的事儿。事实上在相关消息的评论中,各种需求利益群体的意见就很不一致。有人说好,电动车乱象汽车驾驶者应该体会更深。但也有人反对,像限制电动车或者会带来环保问题,因为后果极可能是汽车的增加,至于电动车的二次,甚至三次污染未必环保,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我想说的是,两级的意见都偏向情绪化,或者是明显的个人利益驱使,很少有通盘背景的考虑。之中的原因不多说了,不知道城市管理者是否也是如此,倘若没有综合的通盘考虑,我以为想解决因电动车而滋生的各种问题,恐怕不太容易。

就说道路吧。以北京目前的现状,电动车上机动车道显然不行,明显会给已经很拥堵的道路添堵。回身来看自行车道,情形依旧不见好转,反而日渐“恶化”,很多原有的自行车道在变窄,一些路段甚

至没有专门道路,更糟糕的是,变窄的自行车道稍有点“空间”,还会被沿路摆满的汽车占去多半部分,除了乱停乱放,不少地方堂而皇之地画出了方块,任由汽车主人享有。结果是,要么路面本身狭窄,要么是被机动车整的很狭窄,终于电动车(三轮)和自行车比肩继踵,继而延伸出各种问题。

实际上,所说的这些,不过是透过门缝看见的风景,就电动车现象而言,实则也是综合环境下的一个角落,单独解决意义不大。

比如规则的合理化,这个至少需要有调查的数据模型验证。除了规则的完善,对规则的认同问题也是顽疾。本来每个人都遵守规则,通行效果理论上讲可以最优,就拿运送快递的来说,有序的道路通行速度必然更快。

问题是,只要有身影不遵守规章,其后续的影响必然是恶性循环。退一步说,对于不自觉的人,就算惩罚措施严厉,执法者也不可能有人力、财力布下天网,至少现在不可能,故而,这就需要全民的监督,谁会主动站出来维护制度呢?一旦发生纠纷,费时费力的行为难以得到制度性的补偿(支持),“碰瓷”持续不绝就是很好的说明。这还是规则安排的问题。

总之,社会是一个系统,您只注意某个链条中的个别环节,就算暂时地解决了具体问题,但如在大系统中没有有机关联的系列措施,也就是说不予以系统解决,另外形式的替代问题必然会滋生出来。

很多事,实质上根由还是认识层面的,如果我们看问题的方式不根本改变,老盯着具体事儿,想要真解决问题,有点难。

杂说